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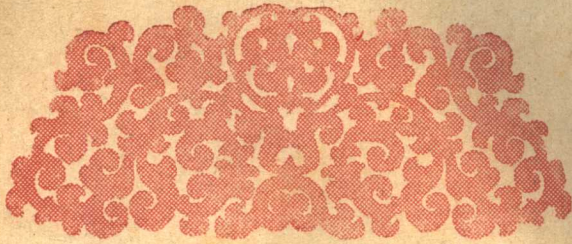
行政

著 林 溪 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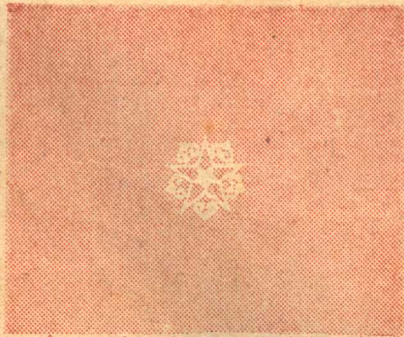
行發店分總東華居書華新



821
2634



行 改
著 林 溪 程



行發店分總東華居書學新



書號：滬 160'21-63)

改 行

著 者： 程 溪 林

出版者： 上海華英書局總分店
上海英租界三九〇號

印刷者： 新華印刷廠
上海英租界一三〇號

(滬1)1-3,000 一九五〇年八月初版

2634

觀 瀾160

價 (甲) 3.40

目 錄

改行.....	一
一場風波.....	一九
分家.....	四四
黃健.....	六九
回家.....	八一
一把米.....	八六

改行

一

高鳳茂是「連根倒」的名，因為小名叫茂，所以莊裏人都叫他高茂，高茂小時連打雞「塔拉」都沒有，爹爹給財主家扛活，娘抱着妹妹領着他年頭到年尾的在外要飯，農忙時拾點莊稼，秋裏拾地瓜刨花生，那時高茂眼看着人家把花生地瓜果成車的往家拉，常對娘說：「娘！咱早晚才有地？要有幾畝地，我大了使勁的幹，種的好好的！」

高茂長着一副老黃瓜的臉皮上，成天的起着一片片的老雲頭，莊裏人常嘲笑他說：「茂，你也到江邊把個黃臉盆子洗洗，就是要飯也好要，你沒尿泡尿照照，看你臉上的灰，張（掉）下來可真砸死個人啦！」二先生張紀唐，是「興五四」幫頭的老一輩，他看看高茂的眉毛，兩個眼睛長的倒有點聰明，就對他爹說：「我看高茂這孩子也十八九了，滿能學個生意，再這樣下去可要學壞了。」這一說正合他爹的心意。

這年秋，張紀唐就當了『引進師』，高茂就給山後的劉四鬍子磕了『進門頭』，挑起了野藥挑子，南北的趕集趕會。三年本該出師，可是劉四鬍子，偏又留着高茂給他挑了一年挑子。

就在高茂學生意的這三、四年裏，高茂是白出力氣，逢年過節的，爹還得買點東西去給老師送情。莊裏人也都知道高茂能自己混飯吃了，家裏還有三畝多地，就給高茂說了個媳婦。

二

出師的這年，高茂挑來家兩個黑箱子，箱子裏淨是些瓶瓶罐罐的，師傅送給他刀子、叉子、小剪子、鑷子一套傢伙，還送給做招牌的一支鹿角，一個拴着紅布的兩個肚的亞葫蘆。

高茂跟師傅學會了針針、扭扭、抹抹小病的手法，還學會了什麼『捕拉頭子』、『帽兒套』（賣藥時現身說法，以誘住觀衆的辦法），什麼『點穴』（就是從病人口裏了解病情），又是什麼『開窪』（側面了解你能出的起多少錢），等等騙人的江湖『嘴法』。同時他還學會一套，就是使『樣色』，地攤上擺滿了紅的、黃的、扁的、圓的、大的、小的各色各樣的瓶子，瓶子不少，裏邊裝的藥品樣數可不多，在他包藥時，卻從大瓶裏倒點，小瓶裏倒點，黃瓶裏倒點，白瓶倒點，末了還是有益無害的一包蘇打。至於所謂從耳朵裏邊引出牙蟲、割出眼裏的『瘀肉』，那

些也都是『繞眼法』。有一次，一個男人領一個有神經病的婦女找他治病，他就捲起袖子，睜大了兩個眼，像見鬼似的吆喝着：『一正壓百邪，入了我的手管叫你碎骨粉身，要想逃走比登天還難。』拿起了兩根針穿在那個婦女兩鬢的表皮上，兩根針搭拉着，婦女在搖晃着頭。高茂又像捉到什麼鬼怪樣的叫喊着：『你脫了三槍脫不了我一馬又！』其時，看景的人都在一旁小聲的咕唧着：『這個針法，雖說害不了人，可也治不好病，你看針是扎在表皮上的，這樣在那塊下針都行。』過一會，婦女的這陣神經病過去了，高茂就大吹：『保險永不再犯！』

高茂雖說學會了這些本事，認得了幾個藥名，手藝雖說不高，確也能抓幾個錢，江湖本來是創的，所以真本事也真無法考究。別的不說，就說在出師第二年，爹給他娶了親後，就得了『汗病』，高茂雖說有着成瓶成包的藥，可是當莊裏人催着他給爹治病時，高茂却擺着手說：『醫不治己，醫不治己！』

一年、二年，日子長了，莊裏人也都知道賣嘴吃飯的高茂，沒有什麼真本事，箱子裏也沒有值錢毛，張嘴打哈哈，騙下抽洋烟，不會治病，可就會騙錢。

自從那次高茂在家用麵糊子團藥丸，叫桂蘭她們看見了以後，村裏人才知道了他掙錢的祕訣。高茂可也不這樣想，他總覺得抓來錢就算本事，不哄人那去掙誰的？在這樣的世道裏，誰要

不會哄人就會餓死。跟師傅學徒時，開頭高茂有些事真看不慣，也覺着有些對不住「良心」，弄白麵摻上蘇打炒黃了叫什麼散，炒黑了又叫什麼散，用水合成糊，團成圓蛋蛋，染上色就叫這個丸那個丸，可是又看着師傅憑這兩手，吃香的喝辣的，成天南北地跑，也從沒有人瞥過他的「相眼」。這些膏、丹、丸、散的治法，高茂可也都學會了，他就用這一套混了十多年。

三

土改以前，高茂的這個「黑箱子」生意，雖說不如前幾年，可也還做的怪起勁，家裏雖有父親置下的三畝多地，全指小琪他娘倆下力氣，高茂是一點事也不問，常是日落西山時，肩上扛着小挑，嘴裏唱着：「孤王酒醉桃花宮……」不就是「秋胡打馬歸故邦，路上行人馬蹄忙，撇鞍離蹬下戰馬……」再不就捏着嗓子「一可恨，爹……媽……」，小挑關關地就進了莊。到家放下挑子，拍打拍打身上的土，就領着小琪找地方啦大呱去了。莊裏人誰不說：「高茂是真恁（自在），官不差，民不找；白天吃太陽，黑天吃月亮，錢是來的真易！一頓不動葷不吃飯，到底是會玩的吃東西！」

土改以後，高茂又分到了四畝地，三分場園，高茂對分地倒也真不放在心上，所以在分地

時，他是眼不管閒事，耳不聽旁風，聽說要開會啦，就挑起小挑子走了。當時有人提出：『高茂不積極，地別分給他。』末了，大夥意見是：他的生意有打魚日，有曬網時，又不是個正經生意，以後早晚得改行。再說，爲了照顧他以後的生活和小孩，大夥還是同意分給了他。當分給他地時，他可沒好意思說不要，要了地以後，可又不上心種，耕地比旁人晚不說，又成年不知道上糞，苗出來了也是缺七少八的，別人動員他補種，他搖搖頭：『出兩棵就夠長的。』再說，高茂是晴天出門，陰天才去鋤地，鋤兩陣歇三歇，頭裏鋤過去，後面泥塊上的草還是堆成堆，黃了一陣，一場小雨，過幾天草又發了青。誰不說：『高茂的地種的是無壟無背，莊稼和草不分。』莊東窪的畝多穀子，高的是黃蒿稈子，矮的是『抓秧草』，活着的像馬鬃，死了的像魚刺，穗秀的大得像豬尾巴，小的像辣椒鈕，鄰地莊稼四面像個院牆，真是人哄地皮，地哄肚皮，畝多穀子，秋裏只收六十多斤。高茂却常說：『千金在手，不如一藝在身，好地百畝，不如我一筐一擔。一條腿插在桑溝裏，汗珠子掉在地上一捧好幾瓣，也不比咱吃的好，穿的好！』

四

早在去年秋天，莊裏整理變工組時，就動員過高茂，當時他可滿不在乎，『種地不種地還不

是一樣吃飯！」所以他就以「不能脫身」、「我那幾畝地好歹種上就行」應付過去；有時嘴裏光答應，可就是不幹活。所以村支部在討論到要保證「多打一成糧」時，就要動員無正業的和懶漢參加變工。大夥對動員「假女人」李堂春，「人到散」唐樹德都有信心，可是一提到動員高茂，誰都犯愁。先前分工是叫勞模張玉清動員他，談了多少回，張玉清沒有他的嘴乖。今年春耕時，村支部裏又討論動員他參加變工，還是叫張玉清負責動員他，玉清可就說：「我的道理說完了，實在沒有信心完成任務。那怕你是苦口婆心給他講道理，那真是娶個媳婦死在轎裏，等於沒說。他真是屬蠟燭的，不點不亮！」大夥又討論了半天，第一，決心動員他參加變工生產；第二，改變動員辦法。禿子謹頭瞎子護眼，先不揭他欺騙人的鬼點子（方法），決定先叫識字班隊長唐桂蘭去動員他老婆，再佈置各組孤立他，誰見誰動員，從各方面夾攻，堅決完成任務。

唐桂蘭接受了支部這個任務後，就有事沒事地往高茂家跑，幫助小琪的娘掃天井，收拾場。桂蘭拍着小琪娘的肩膀說：「大嫂，我怎麼看着高茂哥的生意不如以前了，你看你家三口人七畝好地，又有個生意，日子該比高四哥家過的更好才是。」

有時桂蘭還對她說：「大嫂，你看土改以後，咱莊裏成立了醫藥合作社，各莊羣衆也都覺悟高了，社會變了樣啦！再想指望哄人吃飯以後可真行不通啦！大嫂，你說高茂哥生意不好，是不

是這個原因？」

不這樣說，小琪的娘還不生氣，一提種地過日子，她真氣死了，想想自己受的苦，犯了多少難爲，他雖說有本事，這二年實在沒掙來東西，一樣的土地，比人家少打糧食，一樣的日子，比人家過的艱難。以前滿心勸說他，叫他種地吧，可是又不敢多說。經過桂蘭和她談了好多次，婦女會裏也進行了動員，她真覺着條條有理，過莊戶日子不種地靠什麼？於是她對桂蘭說：

『大妹，你放心，我非把他個野藥挑子鬧的挑不成不行，他再不種地，我就不過這個窮日子啦！』

五

二月的天，太陽暖烘烘地，耕起的春地早被風吹乾了一層白皮，清早的麥地裏，井口上，水汪裏，都往上吐着霧氣，從遠處看，像風吹起的水波。莊裏大家小戶，都忙着送糞、耕地，高茂還是挑着箱子去趕集。人家的地快耕完了，小琪娘倆實在犯了愁。在這天高茂趕集回來剛放下挑子，小琪的娘可就開了腔：

『你說，莊裏大夥操心分給咱的地，你還種不種？不種早說，讓給旁人種，別不拉屎佔着茅

廟。」

「種不種都可以，咱也沒餓着。老婆頭子懂的什麼？」高茂坦然的這樣一說，小琪的娘話就更多了。

「喲！屎蜢螂打哈哈，怎能張開你的臭嘴呵！你看這二年混的還像個人家嗎？要是連陰三天，咱就得歇着牙！人家說的：「十月衣破能耐，三天不吃難挨。」你沒有看看缸裏還有多少糧食？大人不說，你看小孩穿的，衣裳還是破的，成年在外路，掙了什麼家業？光顧着你自己一張嘴啦！一來家吧，真是戴着紗帽彈棉花，成了有功的臣啦，豬圈上的對子，「吃了睡，睡了吃。」橫草不豎捏，倒了油瓶都不扶起來，再這樣下去，別看有地有手藝，我看快要喝西北風啦。」

一陣咕嚕，高茂當時滿心想打她一頓出出氣，可是又想想，這二年的生意，是王小二過年，一年不如一年，真是天不遂人願，土改以後到底不如土改以前，天天在集上仰着臉張着手，站起來坐下，坐下站起來，說的兩嘴角子沫，連看景的人也不多了，一天到晚只能賣個飯賬。今春眼看着各地害春瘟、傷寒、癩疹、天花的人怪多，偏偏縣府又派出了醫療隊，區裏醫藥合作社又減價包藥，也實在沒有法子和前幾年一樣多抓幾個錢，小琪的娘說的也是，高四哥家也是三口人，

也種着七畝多地，雖說吃的不大好，可是年頭到年尾的不缺吃不缺穿，日子過的從從容容的。

六

就在這天晚上的村民會上，農會主席使人把高茂叫了去聽會。會上，大夥對保證「不荒一畝地」「多打一成糧」的任務，討論的非常熱烈。生產主任高寶年，特別地提出：「各部門要保證動員各戶，做到多上糞，精耕細作，幫助解決無勞力戶的困難，保證一定動員懶漢參加生產。」這個「動員懶漢」，高茂聽了真覺着有些刺耳。高茂反覆地想着：種地雖說是正道，可是沒學這份本事，就不能吃這碗飯，我這行業幹了半輩子啦，還能再回頭幹莊戶？不幹，幾畝地怎麼辦？荒了又不行。末了他的主張是：「買賣就指望這個春頭子，管他去，弄好的種着，到底還是趕集抓到幾個現成的。」

第二天晚上，高茂趕集回來，縣裏的張部長又去找高茂進行了個別動員。

老張問他：「這年把買賣怎樣？」

「那有什麼買賣？也不過是混個花消。」高茂再也找不出更好的話回答。

「幹了幾年啦？」

『打十八就幹，十五年了。』

『日子過的怎樣？也置下點家業吧？』

這一下問的高茂結了瓜了，張着個嘴，也就說不出來是白的是黑的。只是『嗨嗨』的笑了笑就算了。老張又問：

『聽說你小時要了十啦年的飯，怎麼學上了這手生意？』

你想，一問到他爲什麼學上這個生意，高茂可就想起自己小時受的那個苦楚。可是又想到這回分給幾畝地自己不好好的種，買賣這二年又不興時了，臉上真覺得像火烤的一樣。他對老張說：

『張同志！那時的事不能提啦！小時沒有指地，不是學了這個早就餓死啦！』

『不，聽說你爹置了好幾畝地嗎？以後聽說土改時莊裏還分給你幾畝。』

『張同志，你想我打小要飯，到十八就幹生意，那能會種地？在我想着：怎麼還不是混一輩子。』

『你盤算到老了不能挑了怎麼辦？以後小孩呢？』

『張同志，到什麼時候說什麼話！』

『現在羣衆翻了身，咱這又是老解放區，一切封建迷信要取消啦，不幹工就得種地，你覺得你這個生意，以後怎麼樣？』

『幹了那行，不能嫌那行，學就了的，以後也不能丟了，姪好混着餬口就行。』

老張想了半天，總想引着他往靠種地吃飯上想，可總是引不上去。

『今年上級號召保證不荒一畝地、多上一車糞、多打一成糧，你盤算着怎樣種這幾畝地？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高茂沒說話。

最後老張對高茂說：『要看看不行，可得早些改行，以後在老區凡是不靠出力氣的門路，不正當職業都行不通了。俗話說：「玩龍玩虎不如玩土。」還是種地是正辦。再說莊裏都知道你的根底，你爹是出一輩子莊戶力的。參加變工，下力種地，老了也是個靠頭，「種不成荒年穀，防不了老來苦！」看你還是改行吧！』老張說完就走了。

高茂這一晚上，腦子裏像燒開了一鍋小豆腐樣，不打滴，怎麼也不能澄清漿。『改行』？是這麼容易嗎？小時雖說想地種，可是一看那些下莊戶力的，還是汗珠子掉在地上一摔好幾瓣，又容易嗎？不改，生意實在也做不到好處了……。

這天太陽剛剛偏西時，高茂趕集回來，小挑也不翹翹了，一路上低着頭像在算大賬一樣，一抬頭，看見莊北十八畝地裏（是他莊北的一塊地名），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大人拉耩子，老頭搖耩，小孩拉石滾子，正忙着種地，連出名的滑皮『人到散』，也把小褂疊起來，墊着肩膀頭弓着腰在使勁拉。小琪娘正和桂蘭拉着耩子耩自己的地。高茂還沒看完景，他更沒來的及去想什麼，就在這時，桂蘭早看到了他，就招呼着：『高茂哥，快來替替大嫂子吧！看累的這個樣子！』

婦女幹活在高茂是看慣了的，這回不知怎的，他真有些動心，就嘻皮笑臉，把挑子放在地頭上，過去拉起了耩子。搖耩的『三老頭』唐本善，知道高茂沒下過力，就勤歇勤幹。桂蘭看看高茂臉上的幾個白皮麻子又紅了，眉毛連汗珠子也擋不住，一個個地往下淌，就說：『哟！高茂哥接着，汗珠子掉下一摔好幾瓣，不太可惜了嗎？土地老爺推車子，可出神力了！』

太陽落了地，大夥也收了工，『三老頭』對農會主席說：『行，高茂還能幹，再好好動員動員，這回許能參加啦！』